

神離俠侶



神雕俠侶（四）

——根据同名武侠小说

原著：金 庸

改編：文 西 早

繪畫：緒經 邦寧

掃描制作：玉 嬌 龍

四川美術出版社



眼看被害之迷转眼揭破，忽听身后一人说道：“你两个在这儿玩什么？”却是黄药师，他已窥破了杨过心事。这时，程英和陆无双奔来，向黄药师道：“你老人家所料不错，女魔头果然还在那边！她在笑咱们以五敌一呢。”



当夜，杨过在榻上思量，以自身之力未必就敌不过李莫愁？便起身练气调息，养足精神，决一死战。约莫半个时辰，四肢百骸皆处处是气，口中发出一遍遍呼声。黄药师早已醒来，听见奇声不由惊喜交集。



一顿饭功夫，啸声渐息，杨过吐气站起。黄药师道：“你内功既有如此根底，要破李莫愁的五毒神掌和拂尘上的功夫不难。”当下黄药师教了他“弹指神通”和由一路玉箫化出来的剑法，又道：“要三年功夫方可稳胜。”



接着黄药师又将两法的秘奥细细解释一通。杨过听他说得如此详尽，知他就要离去，黯然道：“相识不久，就要分手？”黄药师道：“你我肝胆相照，将来我若得知有人阻碍你的婚事，必赶来相助。”说罢，振衣而去了。



黄药师一走，杨过想着日间傻姑的话，便走到傻姑跟前，扣住她的手腕，装疯问道：“是谁害死我的？我死得好苦！”傻姑每见杨过就想到杨康，故而害怕。她颤声道：“是你自己打姑姑，姑姑身上有毒针，你就死了。”



杨过发疯般地大声嚷道：“姑姑是谁？姓什么？她在哪里？”
傻姑竭力挣扎，手腕穴道被扣，只得哑哑而呼：“姑姑和汉子在岛子上，汉子叫姑姑‘蓉儿，蓉儿！’姑姑叫汉子‘靖哥哥，靖哥哥！’”



杨过听罢惊愤交迸，哪容得一丝怀疑？陆无双叫她千万别信，杨过全没听见。他呆了半晌，大叫出门，翻身上马，转瞬间奔出数十丈外。后面传来“傻蛋”的呼声，杨过毫不理会，心中只想：“我要复仇！我要复仇！”



杨过一气狂奔数十里，忽觉口唇上甚是疼痛，伸手一摸，竟将上下唇都咬破了，满唇鲜血。他来到一棵大树下休息，想到郭靖和黄蓉对自己假仁假义，胸膛快要炸裂了，一下子抱头痛哭起来。



杨过任着性子在山间行走，到一镇上又去铁匠铺制了一把大剪刀，以对付李莫愁的拂尘。行到第四日，忽见远处金轮法王的弟子达尔巴在摘野果，想自己与法王并无仇怨，只是助黄蓉而已，今日到要前去瞧过究竟。



他远远跟着达尔巴走向山坳中，转入林深处，来到峰顶一座小茅棚前，那法王受伤正闭目垂眉，在棚中打坐。达尔巴转身猛瞧见杨过，以为他要加害法王，惶急中章法大乱，伸手便扭杨过的衣襟。杨过反擒手臂将池摔出。



金轮法王睁眼一看，大吃一惊，胸口突然剧痛。哪知杨过躬身喝个诺，说道：“在下非与大师为敌，请勿多心。”说罢，走上前，将右掌贴于他背上“至阳穴”处。



只一个时辰，法王疼痛大减，脸现红润。他向杨过点首为谢：“杨居士，你何以来助我？”杨过也不隐满，将遭遇的情况全说了。法王道：“你可有意参与我方么？”杨过猛然想起蒙古兵的杀戮，道：“我不能助蒙古”。



法王搖頭道：“你想單槍匹馬去殺郭靖夫婦，難上加難啊！”
楊過沉吟半晌，說：“好，我助你取武林盟主，你須助我報仇。”
二人击掌三下，訂了盟約。楊過道：“我只助你爭盟主，你要幫蒙古殺害百姓，我可不能出力。”



过了数日，法王要带杨过去见蒙古王子忽必烈。杨过对蒙古人极憎恶，表示不去。法王道：“我受聘于王子，须得向他禀告一声。”杨过只得同他来到帐营中。法王向一位二十五六的青年道：“王爷，我给你引见一位英雄。”



忽必烈向杨过微一打量，令左右送上三大碗马乳酒，三人一饮而尽。忽必烈笑道：“小兄弟，这酒味美么？”杨过答：“辛辣酸涩，入口如刀，味道不美，却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本色。”忽必烈听罢大喜，即命大张筵席。



席间，忽必烈将招贤馆的四位英雄潇湘子、尼摩星、马光佐、尹克西与杨过引见了。众人吃席，忽见帐门扬起，窜进一人，将法王筷上那块肥牛肉抢去，放进了嘴中。众位一惊，站起一瞧，却是个白发白须老人。



白发老人往地毡上一坐，端起一盘牛肉，那牛肉象活了一般，一块一块飞入他口中。吃完，他将空盘往桌面一扬，对准一盘烤羊肉一撞，那盘烤羊肉便飞去了他手中。那尹克西识得这是“太极劲”，便问：“老前辈，你可姓周？”



老人笑道：“是啊，哈哈！”尹克西抱拳道：“原来是老顽童周伯通老前辈！”忽必烈请他入席，周伯通道：“我吃饱啦，郭靖呢？在这里么？他是我的拜把子兄弟，送信来叫我去赴英雄宴，我玩了几日才去，哪知人都散了。”



杨过上前问道：“他们没有留下书信给你么？”周伯通最喜欢和少年接交，见杨过在所有在座中最小，便道：“你识不识得郭靖？”“怎么不识，他的夫人叫黄蓉，女儿叫郭芙。”周伯通拍手笑道：“错啦，黄蓉还是个小女孩呢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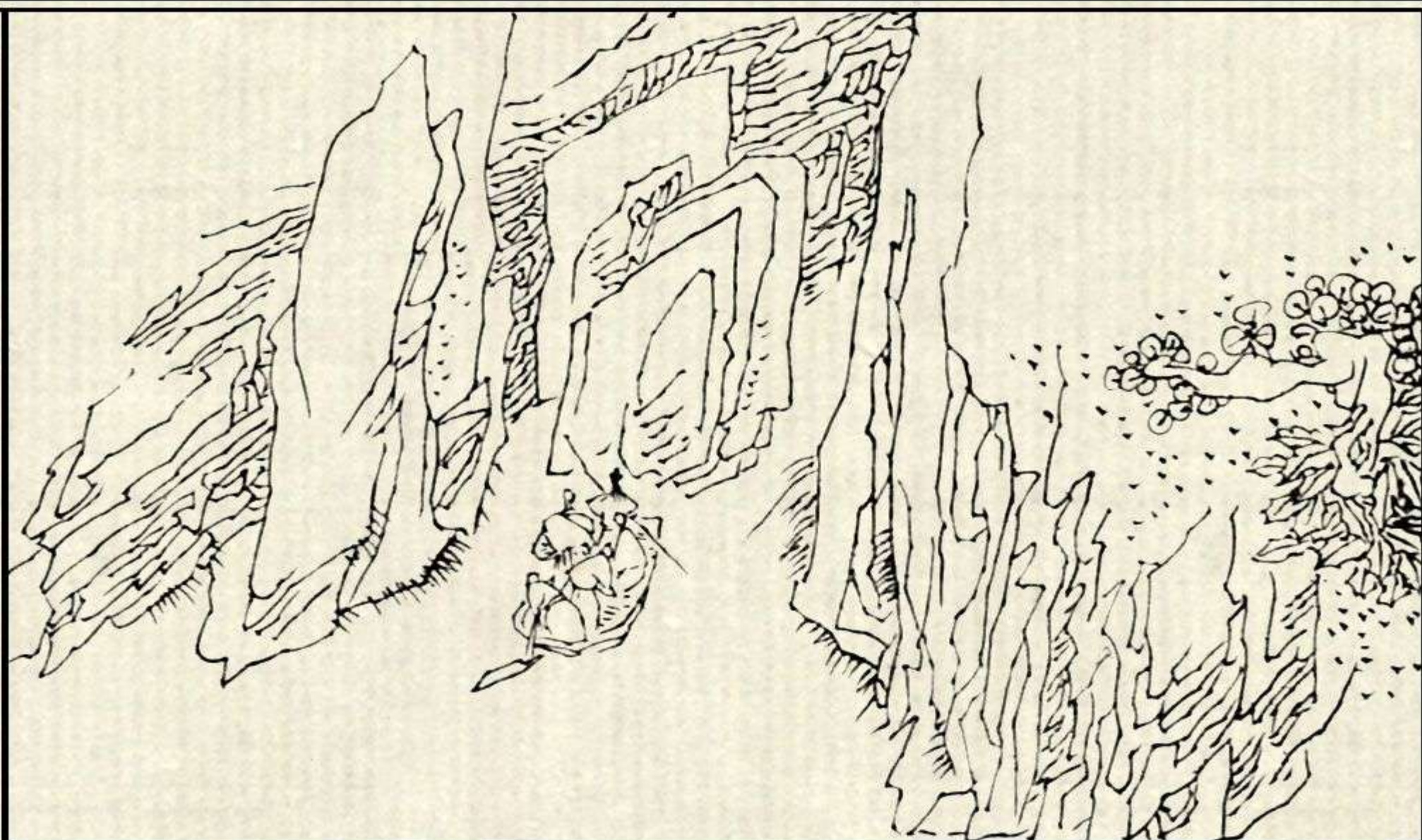
杨过一怔，随即问：“你和他们几年不见啦？”周伯通数了数指姆：“总有二十年了罢。”杨过道：“对啊，这二十年中她还不会生女儿么？”周伯通哈哈一笑：“是你对，是你对！噫，你叫什么名字，师父是谁？”



杨过答：“我叫杨过，师父是个美貌女子。”周伯通一听，想起旧情人瑛姑，猛地起身挥击身上灰土，弄得众人噱声不绝，周伯通大乐，童心大起，拉住营帐的支柱使劲摇晃，那柱子喀一声断了，大帐顿时落将下来。



众人爬出大帐，但见旷地上不知何处来的四个绿衣人，张开一张绿色大渔网，向周伯通网去。周伯通大嚷道：“你们软请硬邀，我不去！”杨过追去叫道：“喂，你们捉他到哪里去？”法王也觉奇怪，引众追去了。



奔行數里，追到溪邊。四個綠衣人將周伯通抬上船，溯溪而上。法王、楊過等人也躍上一只小舟，追趕上去。但見兩邊山峰壁立，清幽景色中隱隱透着凶險。行了一阵，綠衣人的小船頓不見了，湖心有大石屏擋住去路。



杨过、法王等人弃舟登陆，沿小径向深谷而行。山径越行越高，也越奇崛，天色渐黑下来，正感焦急，忽见远处有几堆火光，便朝火光处奔去。到那里一看，火堆处无人，后面却有一座石屋。



潇湘子大叫道：“喂，有客人来啦！”那石屋门缓缓打开，出来三男一女，正是日间的四人。其中一人道：“各位是和那老顽童一路的么？”法王道：“我们和他初会，说不上交情，好奇心起，跟着来瞧瞧。”



杨过等人被引入石屋坐下。法王问：“那老顽童有什么不恭之处么？”绿衣少女道：“他踏翻丹炉，斩断灵芝，撕毁道书，焚烧剑房，将他擒回，由谷主发落。”尹克西问：“请问令尊名号。”少女答：“未得允许，不便奉告。”



杨过次日醒来，走出石屋，但见四周草木青翠，繁花似锦，路旁仙鹤、白鹿成群，松鼠小兔见人不惊。转了两个弯，那绿衣少女正在道旁采花，并将花瓣送入口中。见杨过走来，她将两朵花递上：“阁下起得早，请用早餐。”



杨过问道：“它叫什么花？难道也吃得的？”绿衣少女道：“它叫情花，这绝情谷中长着许多。”“为什么叫绝情谷？”“祖宗传下的名字，我也不知道。”两人并肩而行，杨过说不出的心旷神怡，自然而然想起了小龙女。



刚想到此，杨过手指猛被花刺刺伤，突然剧痛起来。绿衣少女微微一笑，问：“想你意中人了，是不是？”杨过脸一红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少女道：“被情花刺伤了，十二小时之内不能动情欲之念，否则苦处难当。”



杨过见她微笑中透出娇美，便道：“世人皆知美人一笑难得，其实美人还有一样更难得，那便是美人的名字。”绿衣少女格格地笑了：“我不是美人儿，你又何必取笑？”杨过见她腰肢袅娜，心中一动，指尖上又剧痛起来。



绿衣少女道：“我跟你说话儿，你却去思念你的意中人。”杨过忙道：“冤枉冤枉，我为你手指疼痛，你却来怪我。”女郎满脸飞红，嫣然一笑：“你可不许给第二个人说，我爹爹复姓公孙，我叫绿萼。”



当日上午，杨过、法王等人被引去山后大厅拜见谷主。谷主四十五六年纪，面目英俊，举止轩昂，但显容颜枯槁。身旁有一老者，长须垂地，腰束草绳，相貌清奇古怪，他是大弟子樊一翁。谷主端起茶碗道：“贵客请用茶。”



潇湘子见一碗茶上浮着两片茶叶，便道：“主人啦，你肉茶都不舍得吃喝，无怪满脸病容了。”谷主道：“祖上于唐玄宗随迁来谷中，茹李之戒，子孙从不敢破。”潇湘子怪声问：“那你祖宗一定喝过杨贵妃的洗脚水，反胃不吃荤了。”



此言一出，人人变色。那樊一翁忍不住道：“我们谷主可没得罪你，阁下既要较量，就请下场。”说罢，令童子扛来一根龙头钢杖，那潇湘子却从袍子底下取出一柄极大的剪刀。杨过一惊，不知他在夜里怎样偷偷摸去了。



潇湘子闪电般向前伸出，往他胡子上剪去。樊一翁钢杖撑地一跃，一个筋斗翻到空中。这一剪一避。两人都露了上乘功夫。但长须老者因对方攻了个措手不及，还是有三茎胡子给剪掉了。



樊一翁怒火大炽，挥动钢杖，在头顶打了个圈，往潇湘子扫去。潇湘子手腕斗翻，抓住杖头，猛然跃起，竟从钢杖之上越过。众人见这手功夫既奇特又轻捷，都不自禁地喝了一声采。



潇湘子落地后，一手抓须，一手大剪张开，将一翁须下长须夹入刃口，哪知这把长长的胡子也是一件极厉害的武器，只见一翁脑袋微晃，胡子倒卷，早已脱出剪口，反将剪刀卷住。两人一拉一扯，纠缠不决，众人连连哈哈大笑。



这时大门口灰影一动，一个人迅捷跃了进来，双掌齐出，竟将大剪刀夺去手中。杨过一见，叫道：“周伯通，还我剪刀！”冲上去，三人斗缠一起。公孙谷主见三人身手不凡，暗自佩服，招呼道：“三位且请住手！”



公孙萼绿见到周伯通，不知他怎样从网里窜出来，便对谷主道：“爹爹，便是这老头儿取了四件东西去的。”谷主回头对周道：“今日若非我大喜日子，定要向你领教儿招，你还是留下谷中之物，好好去罢！”



周伯通大怒：“你硬栽我偷了你的东西，呸，穷山谷中能有什么宝贝了？”说着，便将衣服一件一件脱光，赤条条地站在厅上，又道：“现下赤身露体，清清白白，你们查罢。”众女弟子均感狼狈，转过脸去。



法王等人见周伯通大闹一场而去，再就下去也无意味，便拱手告辞。谷主却相邀道：“今日午后，小弟续弦行礼，请各位大驾观礼……”话音未落，那杨过突然朝门口大喊起来：“姑姑！”一白衣女子正出现在那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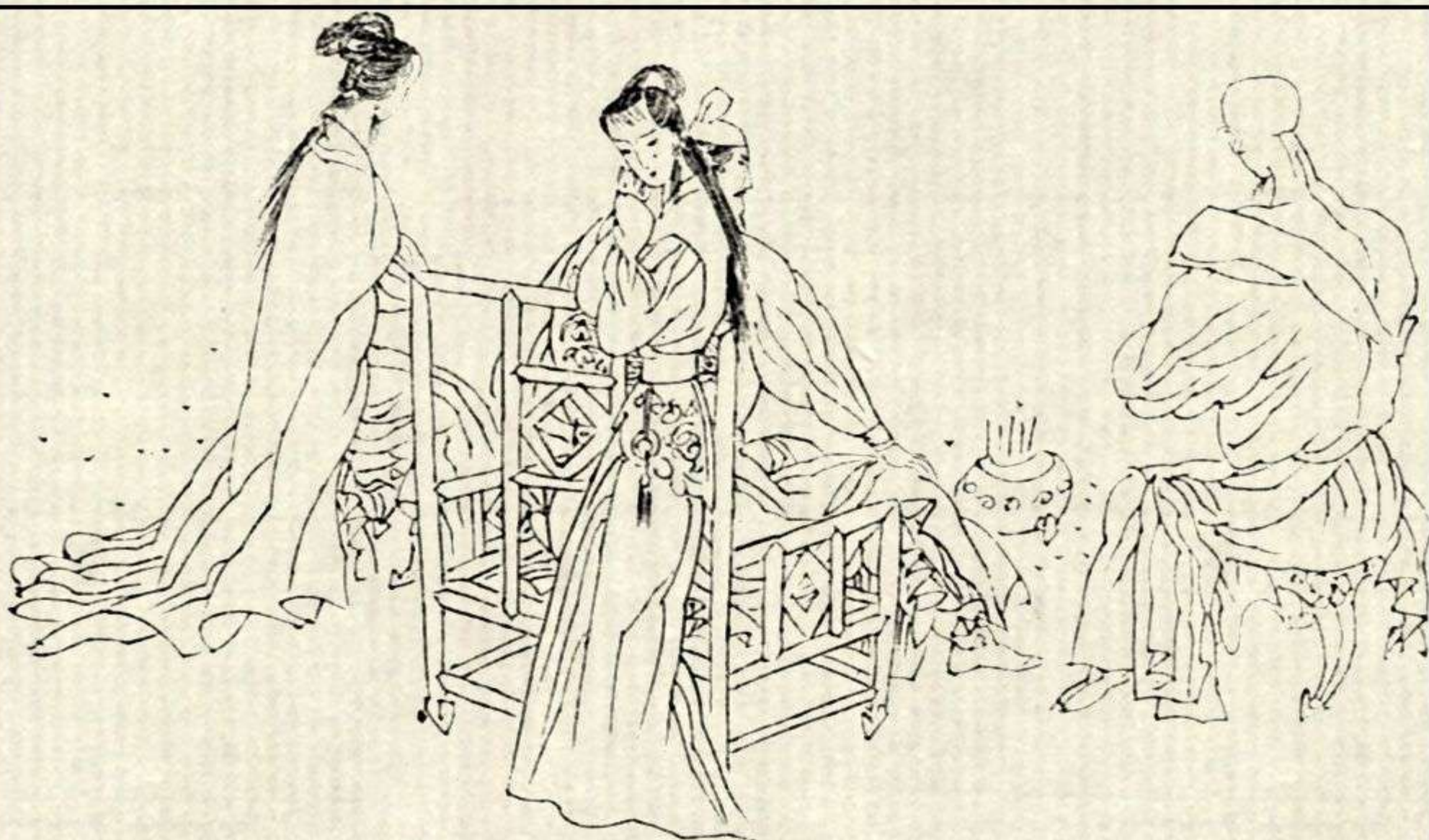
白衣女子听到叫声，身子剧烈一震，“啊”的一声，坐倒地上，几欲昏过去。杨过上前将她扶住，叫道：“姑姑，我找得你好苦啊！”白衣女子睁开眼，缓缓问：“阁下是谁？你对我怎生称呼？”



杨过道：“姑姑，我是过儿……怎地你不认得我啦！”白衣女郎冷冷向他看了一眼，道：“我与阁下素不相识。”说罢，起身走到谷主身旁坐下。谷主即向众位道：“她便是兄弟的新婚夫人，已择定今日午后行礼成亲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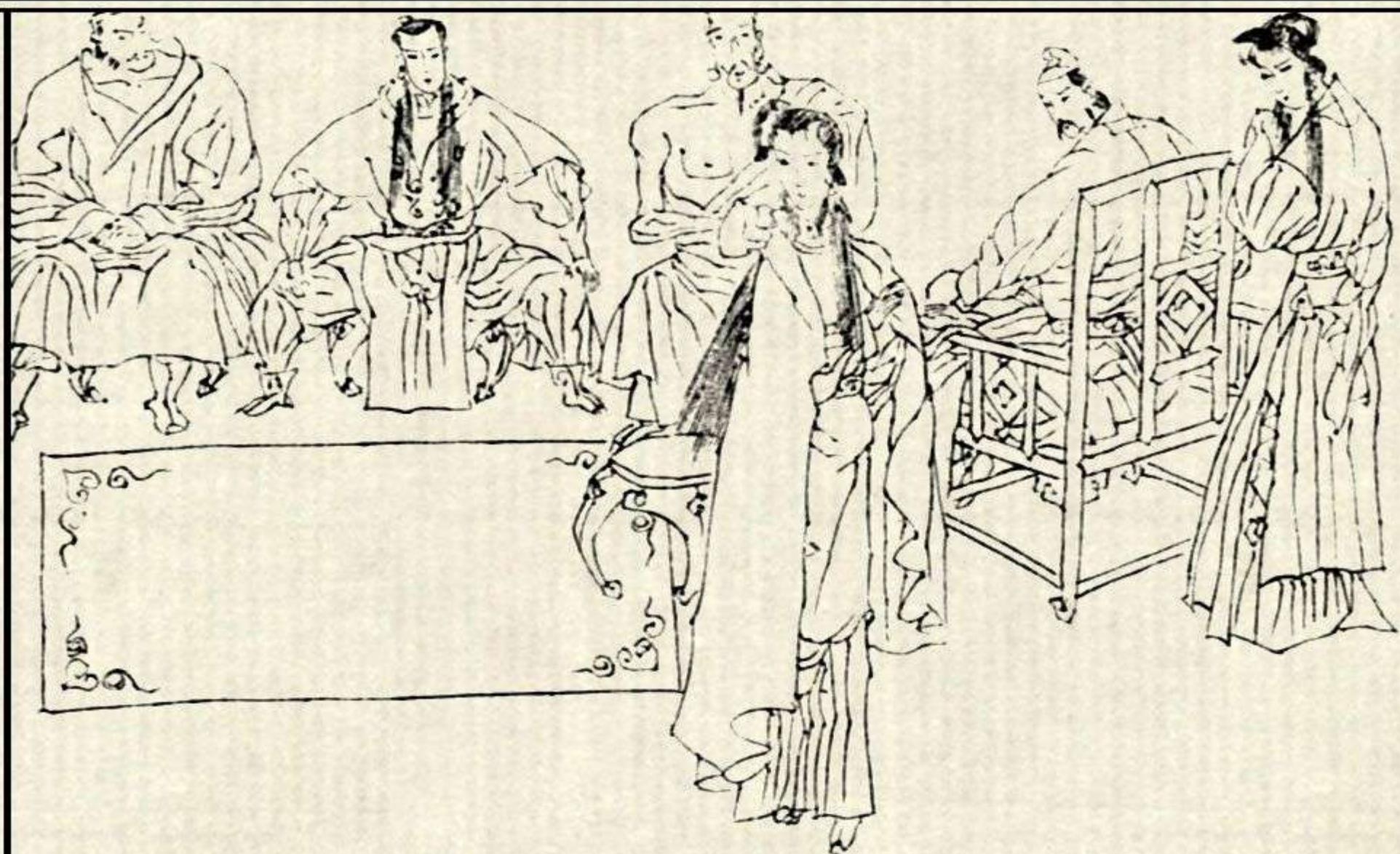
杨过脑中“轰”地乱成一团，大声道：“姑姑，难道你不是小龙女么？”那女郎缓缓道：“不是！什么小龙女。”杨过更急：“姑姑，你……我是过儿啊！”公孙谷主见杨过失态，对女郎道：“柳妹，今日这儿怪人真多！”



公孙绿萼站在父亲背后，杨过的一切言语举止没有半点漏过她的耳目，想：“晨间他手指给情花刺伤，即遭相思之痛，难道我这新妈妈竟是他意中之人？天下事怎能有如此巧法？莫非他实是为我新妈妈而来？”



杨过胸口闷塞，随即别寻途径探问：“小子冒昧，请问这位姑娘贵姓？”谷主道：“姓柳。”杨过又道：“不知谷主如何与她结识？”谷主道：“半月前于山边采药，见她身受重伤，便接来家调养，姻缘实出偶然。”



法王早已认出那女郎了，有意刺伤杨过道：“这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，佳偶天成啊！”杨过一听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那白衣女子一阵伤痛，摇摇晃晃欲要入内，转过头来终于柔情地道：“你出去罢，以后可永远别来了！”



杨过一把将她拉住：“姑姑，你真的忘了过儿么？”谷主见二人情状，又恼又恨，醋意大作，认定二人原是一对情侣。他双手击了三下，叫道：“将这小子拿下。”赧即，四人合持一张渔网，将杨过围住了。



杨过展开古墓轻功斜窜急转，纵横飘忽，令对手难以确定方位。他欲从西北方逸出，忽听得持网人中有人叫道“啊哟！”回头一看，公孙绿萼摔到，渔网阵出现空隙，杨过激射而出。



公孫谷主見女兒對楊過鍾情，在緊急當口放他一條生路，心中憤然，即令另一綠衣少女補她的位置。這時，十六名弟子拉出了遍生倒鉤和匕首的漁網，谷主道：“非是我要害你，在下最後良言相助，你快出谷去！”



杨过知道，他一出谷，姑姑定然被迫成婚，便走道女郎身前道：“姑姑，过儿今日有难，你的金铃索与掌套给我一用。”女郎从怀中取出物件给他，杨过喜道：“现今你认我啦。”小龙女道：“我心中早就认你啦！”



杨过倍增勇气，戴上刀枪不损的金丝掌套，右手绸带抖动，铃声一响，犹如白蛇一般伸了出去。那金铃击中南边一名弟子的“阴谷穴”，回过来时又击中东边一名弟子的“曲泽穴”，两人脚手酸软跪下，渔网阵出现了破绽。



就在些时，北边渔网当头罩下，杨过见金铃索应敌已然不及，便将戴着掌套的手掌抓住匕首利钩，向四名绿衣弟子反罩过去，四人血流如注，痛哭起来。其余弟子哪还敢上？



公孫谷主又是失望又是惱怒，命弟子取來一柄金光閃閃的鋸齒刀，一柄又細又長的黑劍，大喝一聲：“看劍！”黑劍顫動着，在楊過身前身後亂轉圈子，連划數招，將楊過包在劍網之中。楊過大驚之下，急欲后退。



杨过见对方剑招越来越凌厉，当下不及多想，抖动金铃索，将他右腿缠住。谷主黑剑划下，嗤的一声轻响，索带从中断裂。随即，那谷主挥起锯齿刀向杨过劈来。



杨过大喝一声，运起钢杖，使出打狗棒中的“封”字诀，紧紧守住门户，谷主寻到破绽，金刀上托，黑剑划将下来，竟将钢杖割断。杨过使出掌套，去拿他剑锋，哪知黑剑弯弯地绕来，正中下臂，顿即鲜血迸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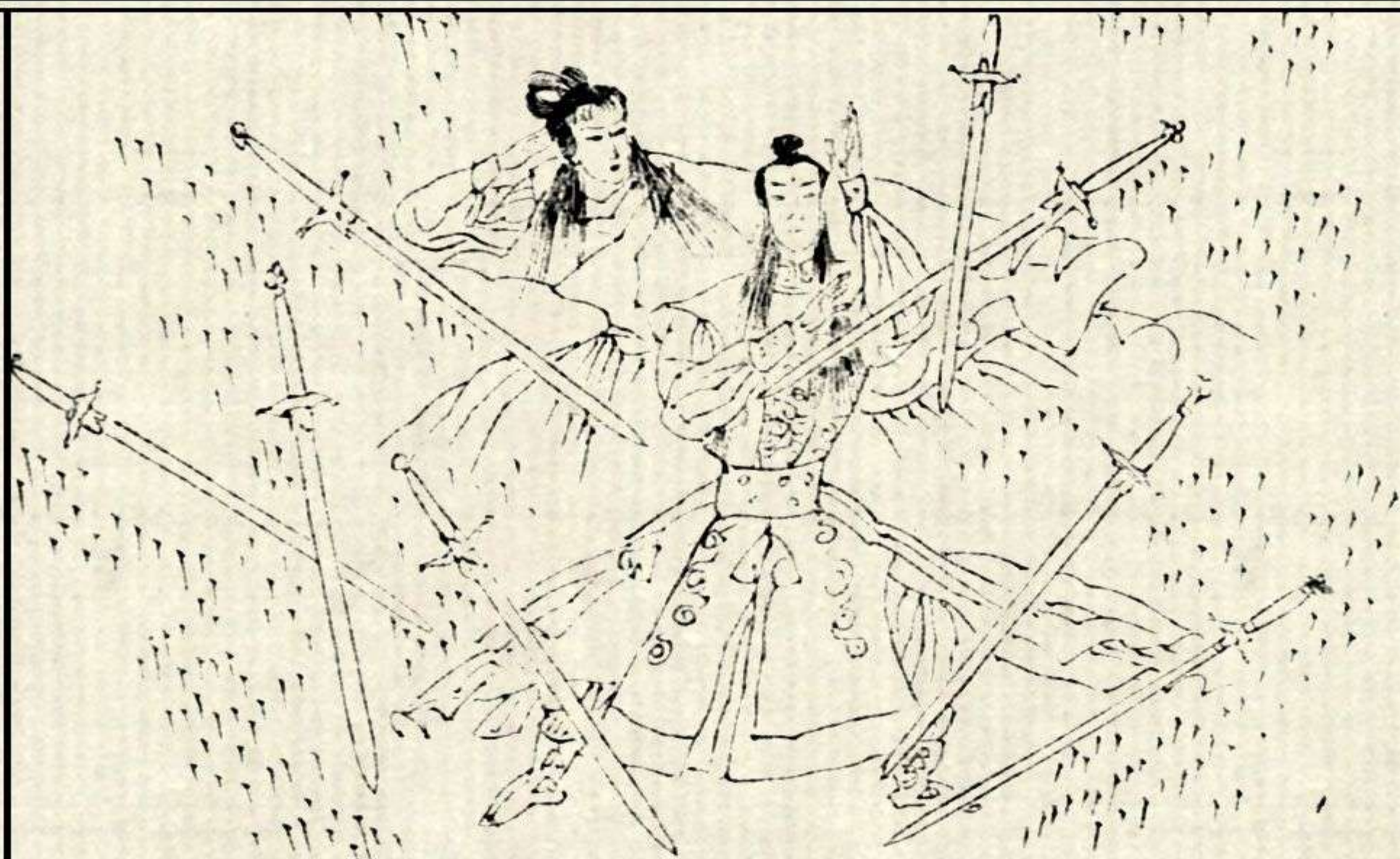
谷主两剑兵刃一刚一柔，相济而攻，把杨过打得手忙脚乱，连中他两肩。杨过打定主意，斗他不过，任他刺死罢了，仅将半截钢杖往地下一掷：“我空手来你谷中，岂有为敌之意，要杀便杀吧。”两眼朝小龙女深情望去。



四目相对，痴痴互望，然后并肩而立。小龙女道：“公孙先生，多谢你救我性命，但我是不能跟你成亲了。”谷主道：“当初你亲口允婚，那可是真心情愿的。眼下只要他能胜我阴阳双刃，我便任他平安出谷。”



小龙女叹了一口气：“他和我都没有兵刃，你大人大量，还是放我们走罢。”金轮法王插口道：“谷主，他二人双剑联手，只怕你性命难保。”谷主不理睬，阴森地向西一指：“那第三间便是剑室，要什么兵刃自行挑选。”



杨过与小龙女走去剑室，刚推门欲要步入，猛听得嗤嗤声响，跟前白光闪动，八柄利剑自房门上下左右迅速挺出，纵横交错，若是有人进门，难免利剑在身上对穿而过。小龙女道：“这谷主恁地歹毒，想将咱们杀死。”



杨过拉着小龙女走进去，随手把门带上，道：“不管室中有何古怪，便是万箭穿心，你我也死在一起。”小龙女凝视他半晌，突然投入杨过怀中。杨过将她紧紧抱住，向唇上亲去。



杨过抚着她的秀发道：“姑姑，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”小龙女道：“你何必问我，自那晚在终南山那般亲热，我就是你的妻子啦！你说什么我都答应。”杨过不知那晚到底为了何事，只道她现在是久怀情愫的突然流露。



杨过道：“咱们若胜了谷主，立即动身回古墓好么？以后你永远不能再离开我身边。”小龙女道：“就是天塌下来，我也不离开你！”这时门外有绿衣弟子叫：“拣定了兵刃没有？快快出来！”



两人回身欲出室，小龙女忽见桌上花瓶中插着一丛不成格局的艳丽的花朵，便去整理一下。杨过叫道：“啊呀，使不得！这是情花啊！”但为时不及，小龙女手指已被花刺刺中数下。



小龙女待要问，门外又有绿衣弟子催促。二人开门走出，一张渔网扑来，将杨过牢牢缠住。公孙谷主道：“将这小子丢进小房去，柳妹，你又怎样？”小龙女道：“你将我们二人一齐杀了便是。”



四个绿衣弟子将杨过抬进一小房，即有十多名绿衣弟子将几捆情花堆在杨过身上。霎时间，杨过全身犹似千万只黄蜂同时螫咬，剧痛难当。小龙女望着他痛楚神情，怜惜之情大起，就在此时，手指的情花之毒也发作了。



小龙女疼痛难当，想到杨过千针万刺怎抵受得了。公孙谷主低沉着声音道：“此人遍身为情花所伤，每过一时辰便增痛一分，一天之后神仙难救。十二时辰之内你若回心转意，我便取来解药。”小龙女一咬牙：“我允了罢。”



谷主知道小龙女即便允了，对他也只有怨憎，便坚持要今晚洞房花烛后，明日再取药救杨过。小龙女深深地望了杨过一眼，随谷主缓缓迈步出室。



片刻之后，门口绿影一闪，绿萼悄悄进来，道：“杨大哥，我来救你！”绿萼迅速给他移开情花，解开渔网，又说，“你稍等片刻，我到丹房去取绝情丹来。”杨过好生感激，竟说不出话来。



等了良久，始终不见绿萼现身。杨过正担忧时，忽听小窗处传来呵斥声。杨过走去向内张望，那公孙谷主手持荆杖，对垂首的绿萼吼道：“我谷中规矩，你是知道的。擅入丹房，该当何罪？”说罢，挥剑就要劈。



杨过大惊，叫声“且慢！”从窗口飞身跃入，跟着叫道：“该当杀我！”伸手去抓公孙谷主的手腕，阻他黑剑下劈。突然间，落脚之处一软，杨过急提真气，身子跃起，撞到绿萼。两人顿时一齐笔直坠落而下。



就在思念未定的瞬间，扑通一声，两人也摔进了水中。原来丹房之下竟是个深渊。杨过闭住呼吸，浮出水面，一手抱住绿萼，一手拨水而行，慢慢向岩石处划去。



两人在岩石上坐定了，杨过脱下长袍，披在绿萼身上。绿萼整理衣衫，忽觉杨过长袍的衣袋中有一小包，摸出打开一看，不由眼睛一亮，叫道：“绝情丹啊！”杨过又惊又喜，不知怎的这一粒解药到了他的口袋中。



绿萼又取出半截灵芝来，杨过看见，恍然而悟：“是了，是了，是周老前辈，他脱得赤条条的，竟把谷主瞒过，原来这包东西早已放在我的口袋中，他在暗暗助我呢！”绿萼道：“你快快将它吃了罢。”



杨过道：“绝情丹只有一枚，留着救我姑姑性命。”绿萼只得将丹药放入瓶中，递上灵芝道：“杨大哥，你对龙姑娘这般痴情，我爹宁不自愧，这灵芝虽不能解毒，也大有健体之功，你吃了罢。”杨过与她各服下一半。



杨过打量四周，但见岩石对面有一个大洞，两人爬进洞去，先是跪膝而行，后来隧洞渐宽，便直立行走了。走了一阵，猛听得洞内传出一阵“哈哈”声，那声音凄凉悲切，竟与号哭一般。



杨过与绿萼向前奔去，猛见石窟内一个半身赤裸的秃头婆婆盘膝而坐。那婆婆问道：“你们是谁？”“在下杨过，姑娘是公孙谷主之女绿萼。”婆婆突然喝道：“什么公孙谷主，是公孙止么？”绿萼答道：“是。”



那婆婆对绿萼上下打量一番，凄然一阵哈哈声起，忽然厉声问道：“姑娘，你左腰有个朱砂印记么？解开给我看！”绿萼解开长袍，果然有一颗姆指大的殷红斑记。那婆婆突然颤声叫道：“儿啊，妈想得你好苦！”



公孫綠萼瞧着她的臉，天性激動，斗地扑在她身上哭叫起來：
“媽媽！媽媽！你还活着，女儿只道自己是无母的孤儿啊！”绿萼
又将杨过入谷以来的情况相告，只是未提小龙女一事。杨过上前拜
见道：“公孙伯母……”



那婆婆突然将脸一沉：“什么公孙伯母？若再提这四字，我杀了你。”说罢，口中飞出一粒枣核，铮地一声打在杨过手臂上，手臂猛地一麻。她接着又道，“老娘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，江湖人称‘铁掌莲花裘千尺’便是。”



裘千尺终于向杨过和绿萼讲了她过去如何杀了公孙止的心爱女人，被公孙止断了手足筋脉，陷身地穴的情况。杨过问道：“那公孙止可跟你说过这石窟有无出路？”裘千尺道：“要是有了出路，那奸贼也不会放我到此了。”



杨过在石窟环绕一周，绝无通路，只有头顶处有一透光的洞穴。
杨过道：“有了，我从这洞口出去后，再放绳子救你们。”说罢，
跃到墙壁，踩着石壁上凹凹凸凸的地方，往上攀去。



杨过跃出洞口，用匕首割来树皮，搓成长绳，又一一将绿萼和裘千尺拉上洞。他对二人道：“两位稍候片刻，我送绝情丹救人要紧。”裘千尺道：“你也有绝情丹？你要去见公孙止么？我们一道去，或可助你一臂之力。”



不到一顿饭功夫，杨过负着裘千尺同绿萼到了一座峰下，绿萼又从邻家借来衣服给母亲换了，杨过给她人皮面具带上。裘千尺穿了葛衫，手持蒲扇，由杨过二人左右扶持，走向水仙庄庄门。



三人直闯进厅，只见贺客满堂，除金轮法王等人外，还有四邻。赞礼人对着新郎新娘道：“吉时已到，新人同拜天地！”裘千尺听罢，忽然放出笑声，震得烛影摇红，屋瓦齐动，道：“新人拜天地，旧人便如何？”众人大惊。



公孫止見來者與前妻所說妻舅裘千仞打扮相似，但容貌詭異，便道：“尊駕當真是裘千仞？只怕是個冒名頂替的無耻之徒。”那楊過趁機窜到新娘身邊，揭開頭巾道：“姑姑，快將藥吞下。”小龙女惊喜之下將藥吞進肚內。



突然，屋角一名老仆奔上前来，叫道：“主母、主母，你可没有死啊！”公孙止一惊：“贱人，你怎又回来了？居然还敢来见我？”绿萼一心盼望父母和好，忙跪下道：“爹爹，你快陪罪，请她原恕你了罢！”



公孙止却大喝一声：“滚开！”将右腿一抬，朝绿萼踢去。绿萼撞在裘千尺胸膛，将母亲秃头碰在石柱上，顿时鲜血溅注，自己也倒地昏了过去。小龙女道：“你既有夫人，为何娶我？你日后对我，岂不也如对她一般？”



公孫止眼光在裘千尺、小龙女、杨过脸上一扫，妒恨，愤然纷扰纠结，顿时陷入半疯状况，忽从红毡之下取出阴阳双刃，当的一声互击，喝道：“好，今日咱们同归于尽。”小龙女也倾即从喜服下取出双剑来。



众客惊愕无已，杨过道：“姑姑，咱们今日就杀了这匹夫。”说罢，从小龙女手中接过君子剑，二人双剑联手与公孙止斗了起来。那公孙止一刀一剑灵动飞翔，剑法中显示刀法，刀法中含着剑招的杀着，端的是变化无方。



杨过一边接招，一边潜心思索倒乱阴阳剑法的奥秘所在。公孙止挥黑剑，先守上盘，金刀却从中盘疾砍而出。杨过这下不再使剑法，将长剑横守中盘，左手中指铮的一声在金刀背上一弹。公孙止只感手臂一振，虎虎微麻。



杨过那弹指功力未够，未能将公孙止的金刀脱手。这时，忽见裘千尺醒来，突发喷枣核功夫，呼呼风响后，公孙止右眼中核，鲜血溅地。他长声大号，兀自握着刀剑，转身奔出厅门，渐渐隐没在群山之中。



公孫止落得如此下場，大出人們意料。楊過深深地嘆了口氣，握着小龙女手，就要離去。裘千尺見他二人情意，心已明白，便喝住二人道：“你不肯娶我女兒么？”楊過道：“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。”說罷，就要走。



裘千尺又道：“你不肯娶我女儿，连性命也不要了吗？”绿萼知绝情丹已被小龙女吃下，杨过身上剧毒未解，便道：“妈，女儿最恨三心二意的男子，若杨大哥舍却旧人，女儿决不嫁她。你还是设法解他身上的毒罢。”



裘千尺见杨过和小龙其情之痴，想自己与公孙止落得这般下场，不竟双泪落下，但随即想起大哥被郭靖、黄蓉所害，决定利用这武功不弱的小子给她报仇，便道：“丹药给你，可你须答应去取郭靖和黄蓉的首级。”



杨过大喜道：“二人正是晚辈的杀父仇人。”裘千尺拿出半枚药先交给杨过道：“十八日后，你若携二人首级来此，我自然从极密处取出另外半枚给你，否则，毒势发作反而快了一倍。就是对我千刀万剐，我也不给！”



当下杨过与小龙女快步出了水仙庄，翻越高山而去。进谷三日，遍历艰险，数度生死仅隔一线，两人现下满心欢悦，柔情无限。小龙女抽抽噎噎地哭道：“过儿，咱们……咱们只有十八天啊，你身上的毒……”



杨过捧起她的脸，毅然道：“说什么也得去杀了郭靖、黄蓉，我们要永生永世在一起。”两人正在情意绵绵，忽听得左首高处传来金轮法王的笑声，回头望去，但见山冈上已跟来了法王和潇湘子等五人。



杨过正要呵斥，就见山后马蹄声若雷鸣般传来，忽必烈带着一队蒙古骑兵赶来了。忽必烈停马道：“各位三日不归，襄阳军务紧急，小王必须赶去，也请各位赴襄阳军前效力。”法王问：“王爷，我军攻打襄阳可否顺利？”



忽必烈皱眉道：“襄阳守将本是庸才，小王所忌者，郭靖一人耳。”杨过心中一凛，道：“郭靖在襄阳？此人与小人有杀父大仇，小人请命去刺死他！”忽必烈大喜：“刺杀成功，授以大蒙古国第一勇士之号。”



众人一齐上马，跟在忽必烈后，疾趋而驰。沿途但见十室九空，尸骨遍地，蒙古兵见到汉人就杀。杨过心中恼怒，寻思：“蒙古兵待我汉人猪狗不如，待我杀了郭靖黄蓉之后，必当杀几个蒙古军汉消我心中恶气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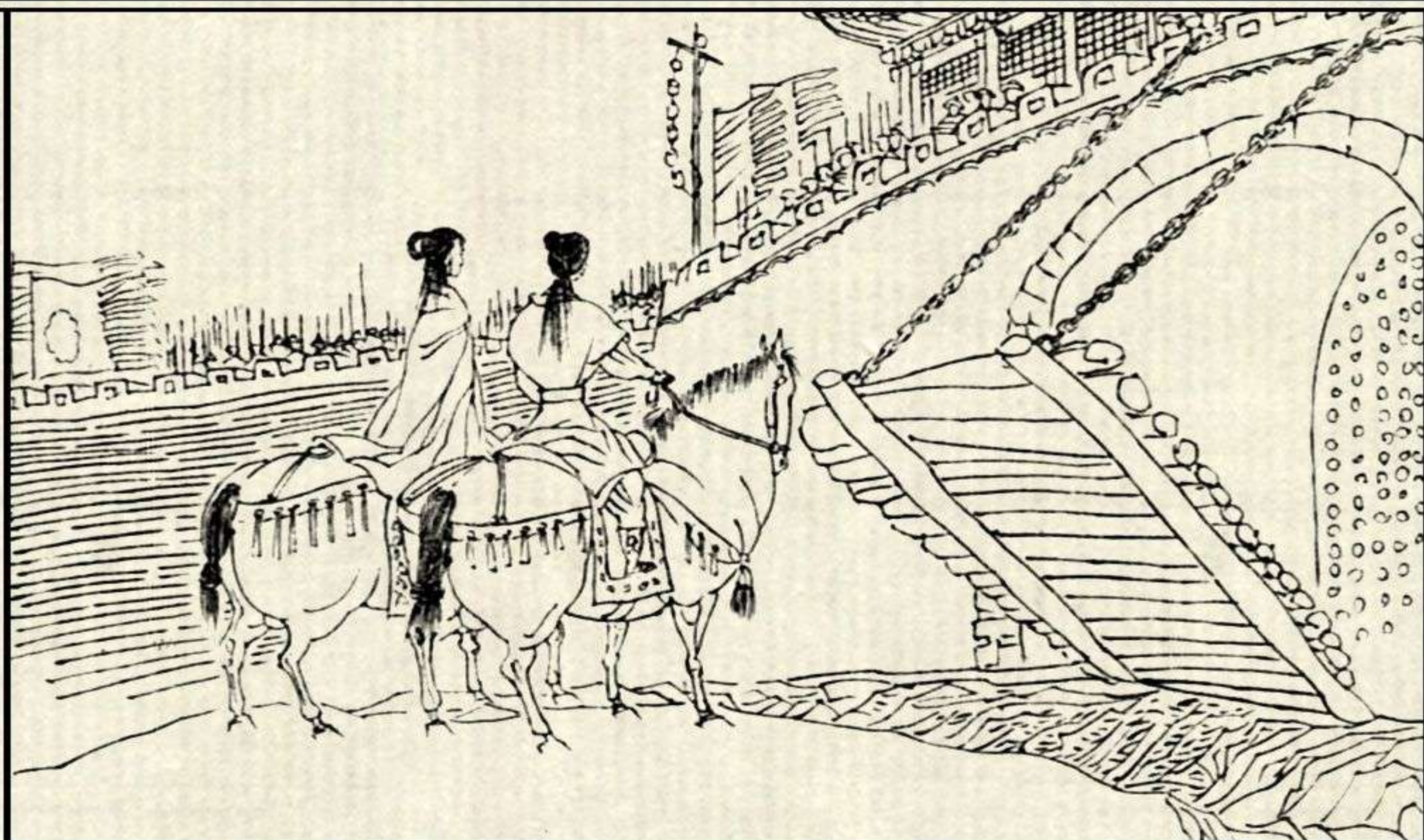
数日，一行人抵达襄阳，战事正激烈，蒙兵大举攻城，驾起云梯，从四面八方爬向城头。城头闪出一队勇壮汉子，长矛利刃，向爬上城墙的蒙古兵攻去。其中有一中年汉，赤手空拳，纵来横去，直似虎狼入羊群一般。



忽必烈在城下督战，叹那汉子英勇，天下勇士无与匹敌。杨过道：“王爷可知他是谁？正是郭靖！”但见郭靖纵声长啸，与几个百夫长周旋起来，用他一踢一送的神力，转瞬就将几个百夫长翻下城头去。



忽必烈见蒙军积尸数千，然襄阳城守备严密，心中大是不快，便传令退军四十里。路上，杨过见他烦恼，道：“小人在郭靖家中住过数年，他对我决无防范。”忽必烈转忧为喜：“既是如此，盼你立大功，封赏大约决不食言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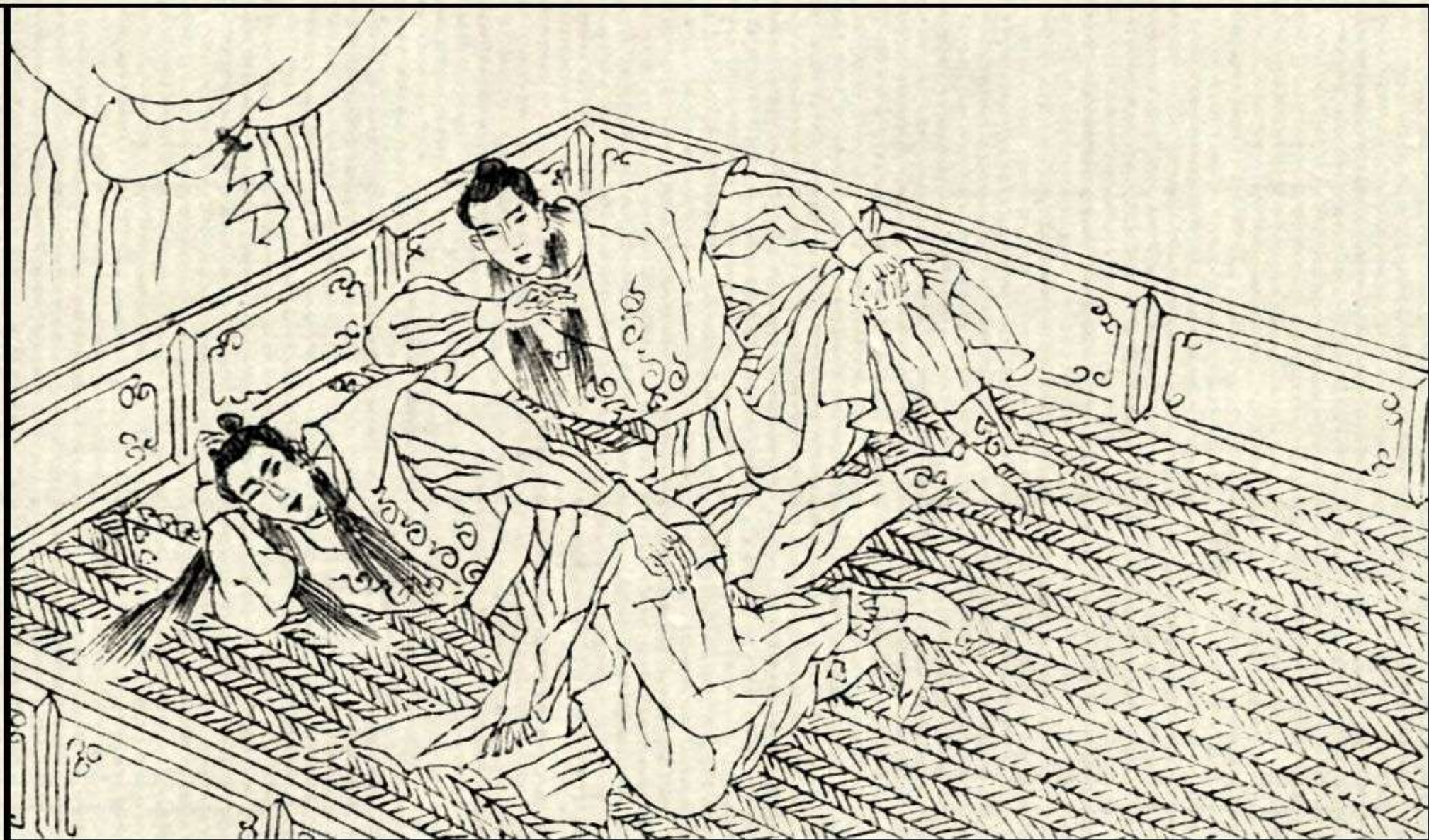
杨过携小龙女回转马头，奔至襄阳城下，城门已闭，城头有一队兵卒手执火把，来回巡逻。杨过大声叫道：“我姓杨名过，特来拜见郭靖郭大爷。”城上守将见他只有一名女子相从，当即跑去禀报。



武氏兄弟引着两人来到大厅，郭靖满脸堆欢抢上来，拉着杨过的手笑道：“过儿，你来得正好，鞑子攻城正急，我平添臂助，真乃满城百姓之福。”杨过即要拜见黄蓉，郭靖道：“伯母即将临盆，身子不适，日后再见罢。”



郭靖在内堂自设家常酒宴，为两人接风，郭芙、武氏兄弟左右相陪。席散之后，已是初更，郭芙陪小龙女入内安寝，郭靖携同杨过到自己卧室，道：“过儿，眼下强虏压境，只盼你牢牢记着‘为国为民，侠之大者’八个字啊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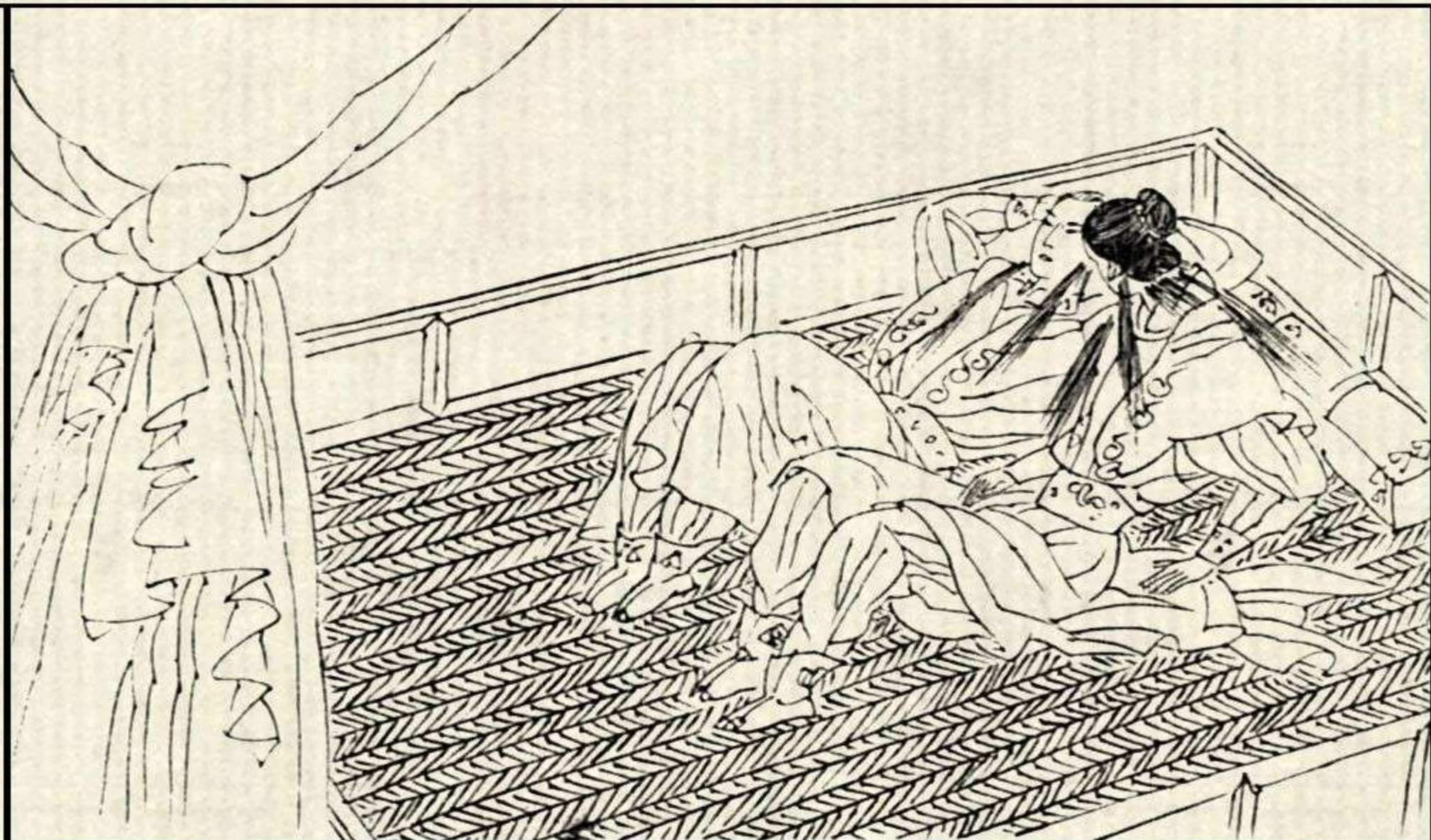
杨过虽然恨他至极，也不禁肃然起敬：“郭伯伯，你死之后，我会牢记你的话。”郭靖极度疲劳着枕便睡去。杨过满腹心事地想：我此刻杀死他，襄阳难守；如不杀他，那半枚绝情丹如何到手；我若死了，姑姑也难活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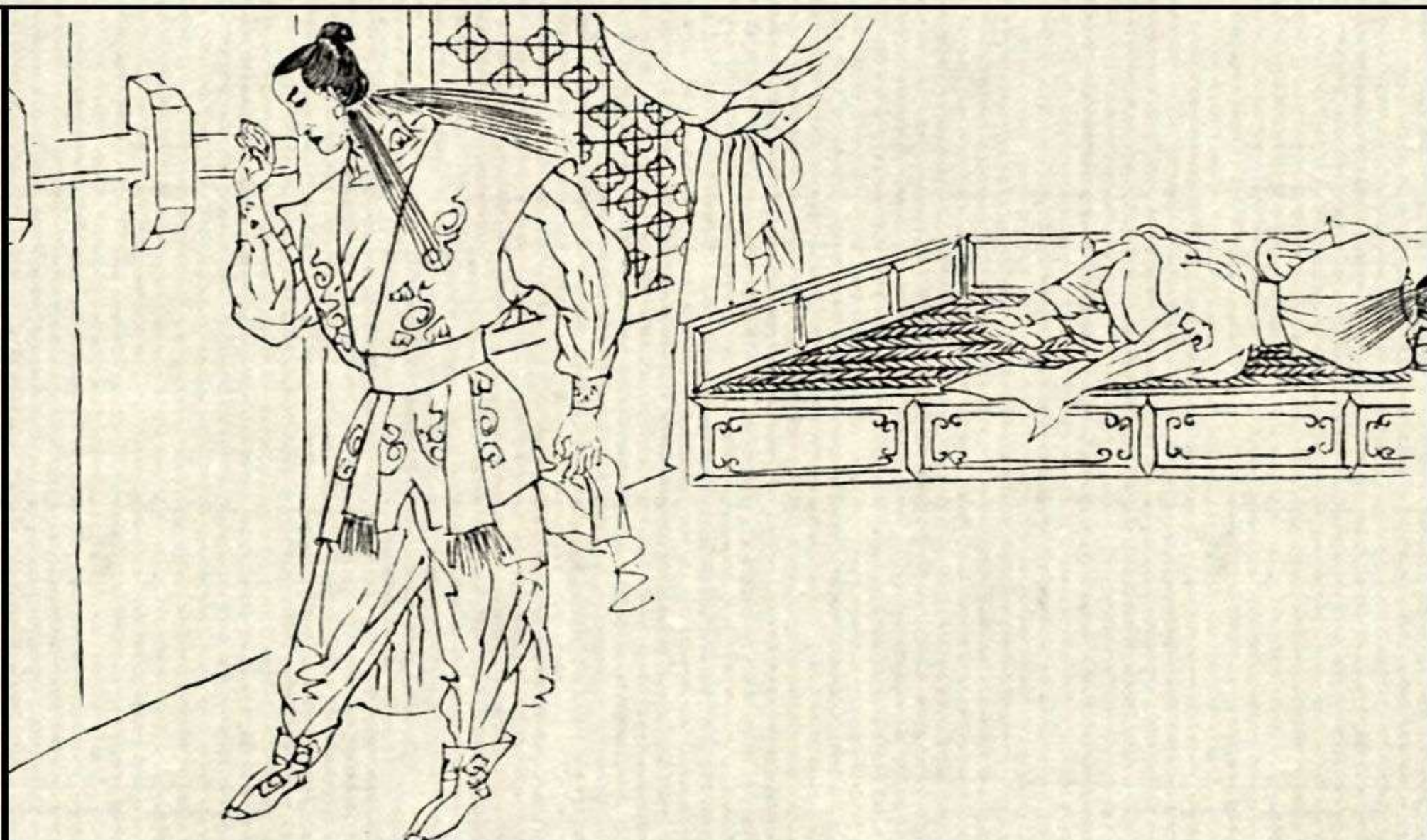
想到小龙女，杨过觉得世人唯有她才怜惜自己，便将心一横，从怀中取出匕首，对准了郭靖胸口。将刺之际，但见郭靖熟睡之中脸色慈和，少年时的种种爱护之情猛然涌上心头：郭伯伯一生光明磊落，莫非傻姑胡说八道？



郭靖听他呼吸急促有异，睁眼问道：“过儿，你不惯和人同榻么？”杨过道：“不……不要紧。”隔了片刻，终于忍不住了，问：“郭伯伯，那一年你送我到终南山重阳宫学艺，可记得在山足下我问的一句话么？”



郭靖叹了口气道：“怎么不记得，你问你爹是谁害死的。他死得不幸，可没谁害死他，是他自己害死自己。”杨过激动异常：“你骗我！世上怎能有害死自己之事。”郭靖道：“待打退鞑子，我从头给你说罢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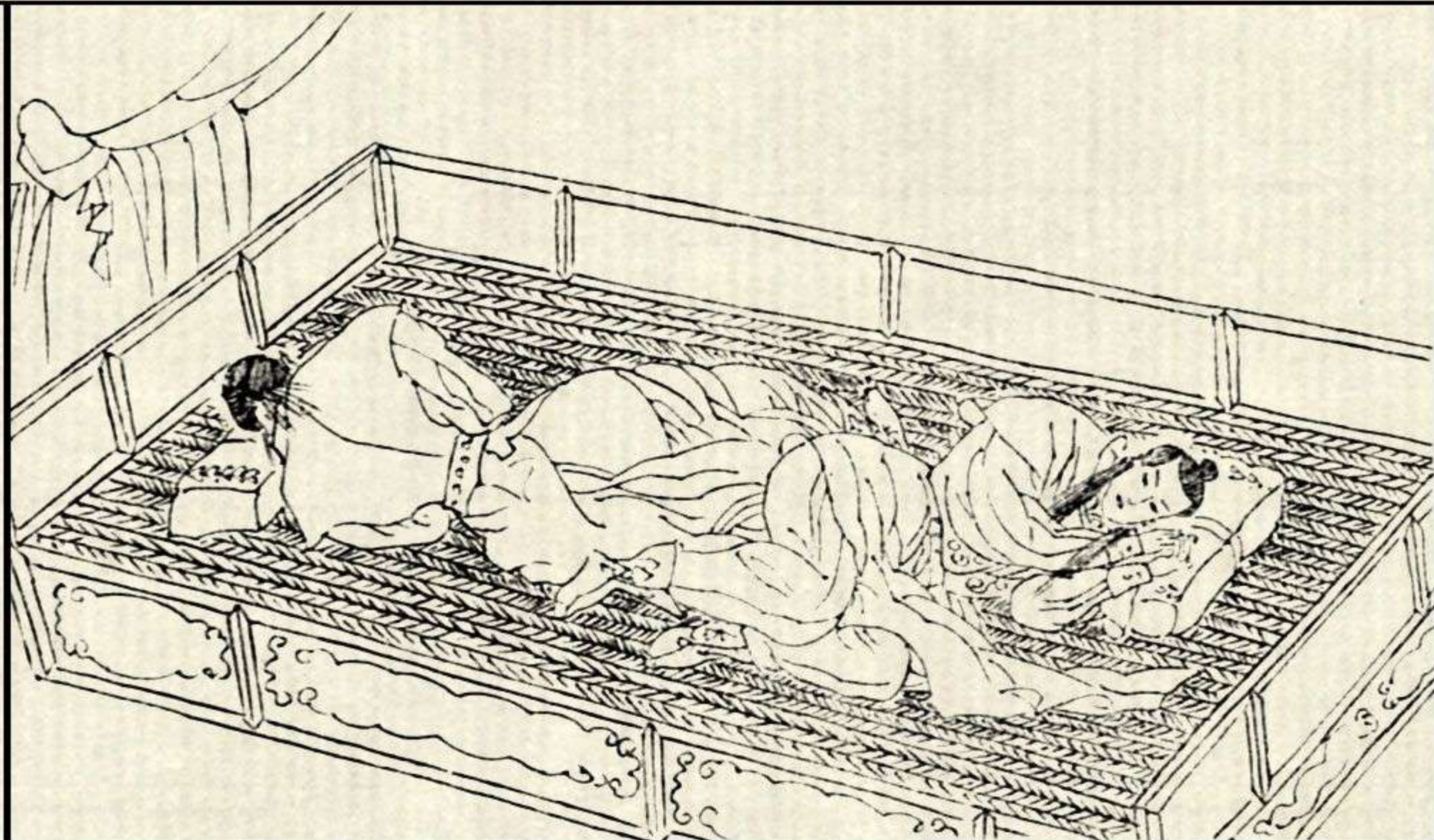
杨过见他说完又着枕睡去，心中半信半疑又烦躁不安，一想起小龙女，精神又为之一振，伸手去摸匕首。正在这时，窗外有人轻弹三下，郭靖惊醒，见杨过已睡，便轻足下床，走得门口问：“蓉儿么？可有紧急军情？”



黄蓉把郭靖拉到内堂道：“你和过儿的对答我都听见了，他早在疑心咱们害死他爹。”郭靖道：“杨康兄弟一掌拍在你肩头中毒而死，不能说是咱们害死的。”黄蓉道：“想起几个丧命的师父，我只恨杀他不早。”



郭靖答应暂不对杨过提杨康之事，黄蓉便将他送去床上。黄蓉问：“靖哥哥，咱们的第二个孩子，你给取个名字。”郭靖道：“若是男孩，就叫他郭破虏，若是女孩呢？”黄蓉道：“在襄阳生的，就叫郭襄。”



郭靖见杨过睡得兀自正香，上床又睡去。哪知夫妻两的这番对话都被杨过听得一清三楚。杨过想：“我父亲因他二人而死，千真万确，这黄蓉好生奸滑，对我已然起疑，今晚若不下手，只怕无此良机。”



杨过心意一决，一面假装打鼾，一面轻轻下床，举起匕首，朝郭靖平胸就要刺。只听得郭靖道：“过儿，你做什么恶梦了。”这一惊，杨过双足一点，破窗而出。郭靖追得更快，人未落地，就将他抓住了。



原来郭靖听杨过打鼾有异，道他是练内功时逆了气息，又听他一面下床，一面打鼾，又道他是得了梦游离魂之症，不敢惊动他，怕气息逆冲丹田，立时走火入魔了。他见杨过挺刀，认定他做了恶梦，才追去将他抱回房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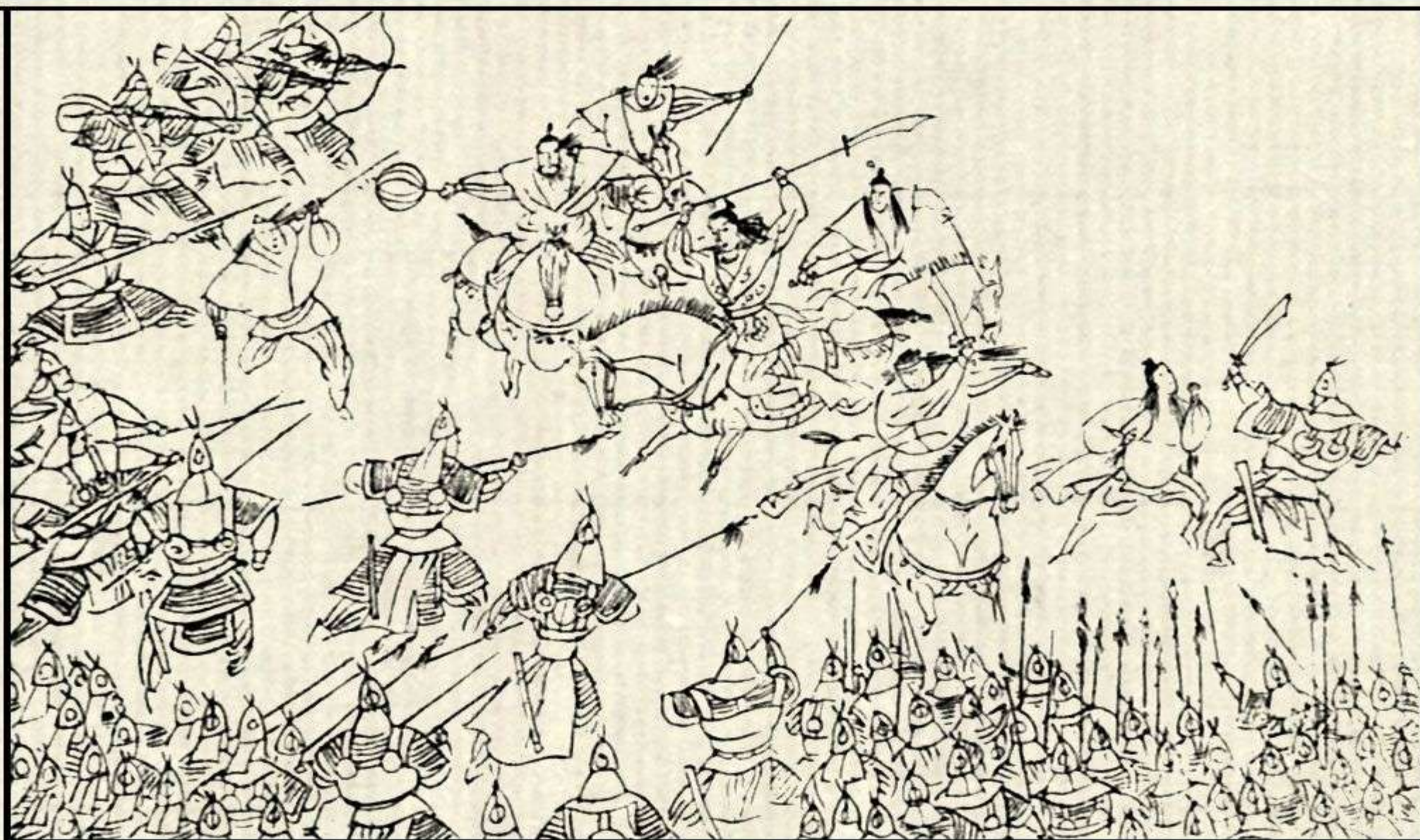
郭靖把他放在床上，双腿盘坐，用内功助他通气脉，直花了半个时辰，才将他气息尽数归顺。两人一齐打坐到天明，方始复元。郭靖怕杨过因昨夜神昏中提刀杀他之事过意不去，便有意岔开话题，叫他同去看看四城的防务。



两人各骑战马至城头，就见城门下涌着许多难民，大哭小叫。一排守兵弯弓搭箭，指向难民。郭靖问：“众百姓惨受蒙古兵屠戮，怎不让他们进去？”守将道：“吕大帅说，难民中混有蒙古奸细，放进去为祸不小。”



在郭靖号令下，守将只得开城，这时，远处尘土大起，一队敌军之前又是一群褴褛百姓。襄阳吕大帅正在四城巡视，见情势危急，即令众兵放箭。百姓回头躲避中，有的中箭，有的波蒙古兵砍掉首级，惨状莫不忍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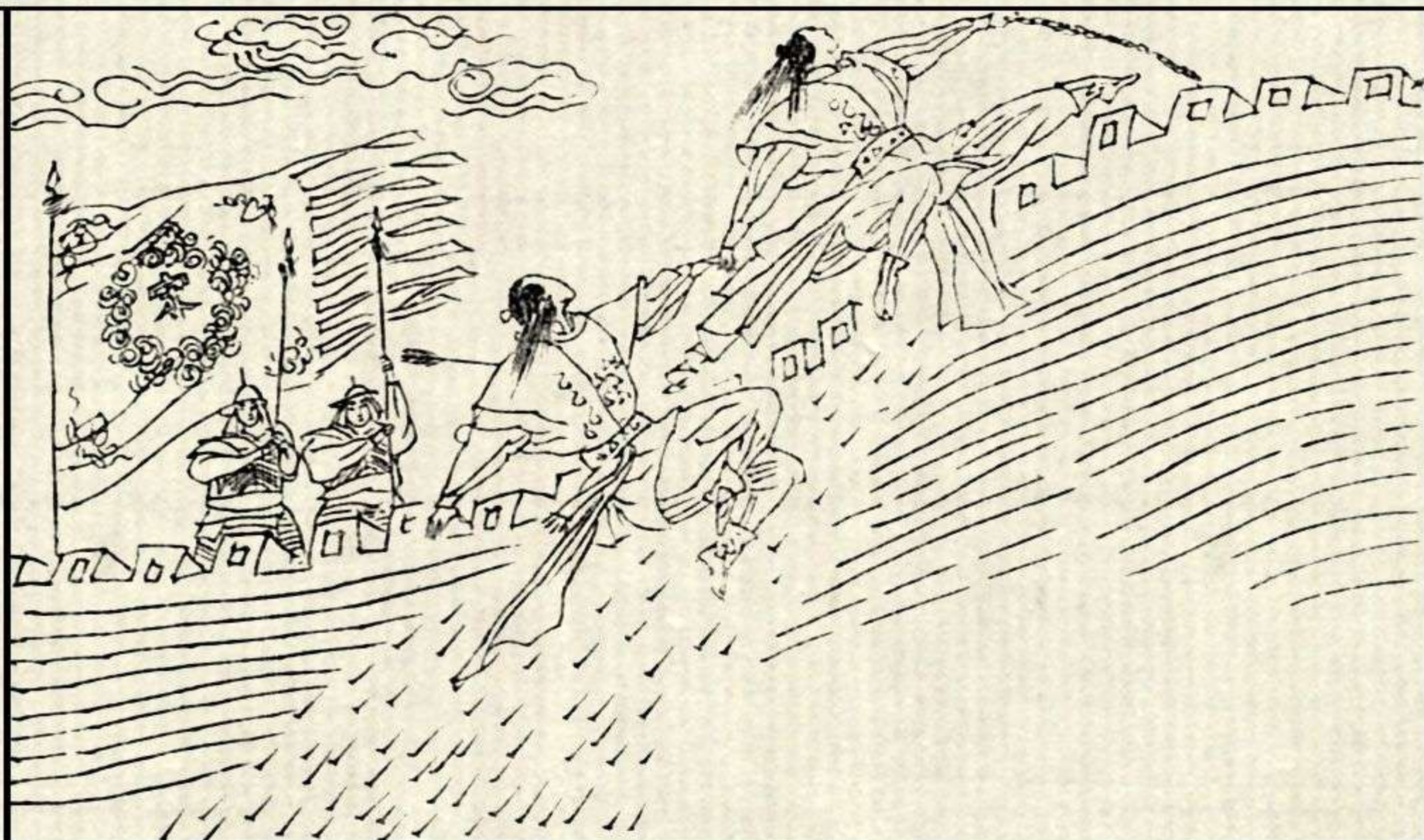
郭靖气愤难当，大叫：“莫错杀好人！”一边呼来丐帮和武林朋友，冲出城去，迂向敌兵侧翼，挥动长刀奋勇劈杀。蒙兵猛勇剽悍，已将郭靖等一群人围在垓心。那吕大帅已吓得心胆俱裂，不敢相救。众百姓见状，纷纷逃散了。



杨过在城头见郭靖全是为不肯错杀好人而遭危难，心生敬佩，可报仇的念头又缠绕着他。这时郭靖手持长刀，纵马驰骋，退到了城墙下。朱子柳忙放下长绳，叫：“郭靖兄弟，抓住。”郭靖见众丐帮子弟已经入城，便抓住绳索往上攀去。



蒙兵千弩齐发，郭靖扯下长袍，挥舞着将羽箭尽皆挡开。眼见离城头不远，蒙兵中转出了金轮法王，接过铁弓长箭，朝绳索疾射。绳索应声断裂，郭靖情急中，使出“上天梯”的高招武功，在光溜的墙上踏步而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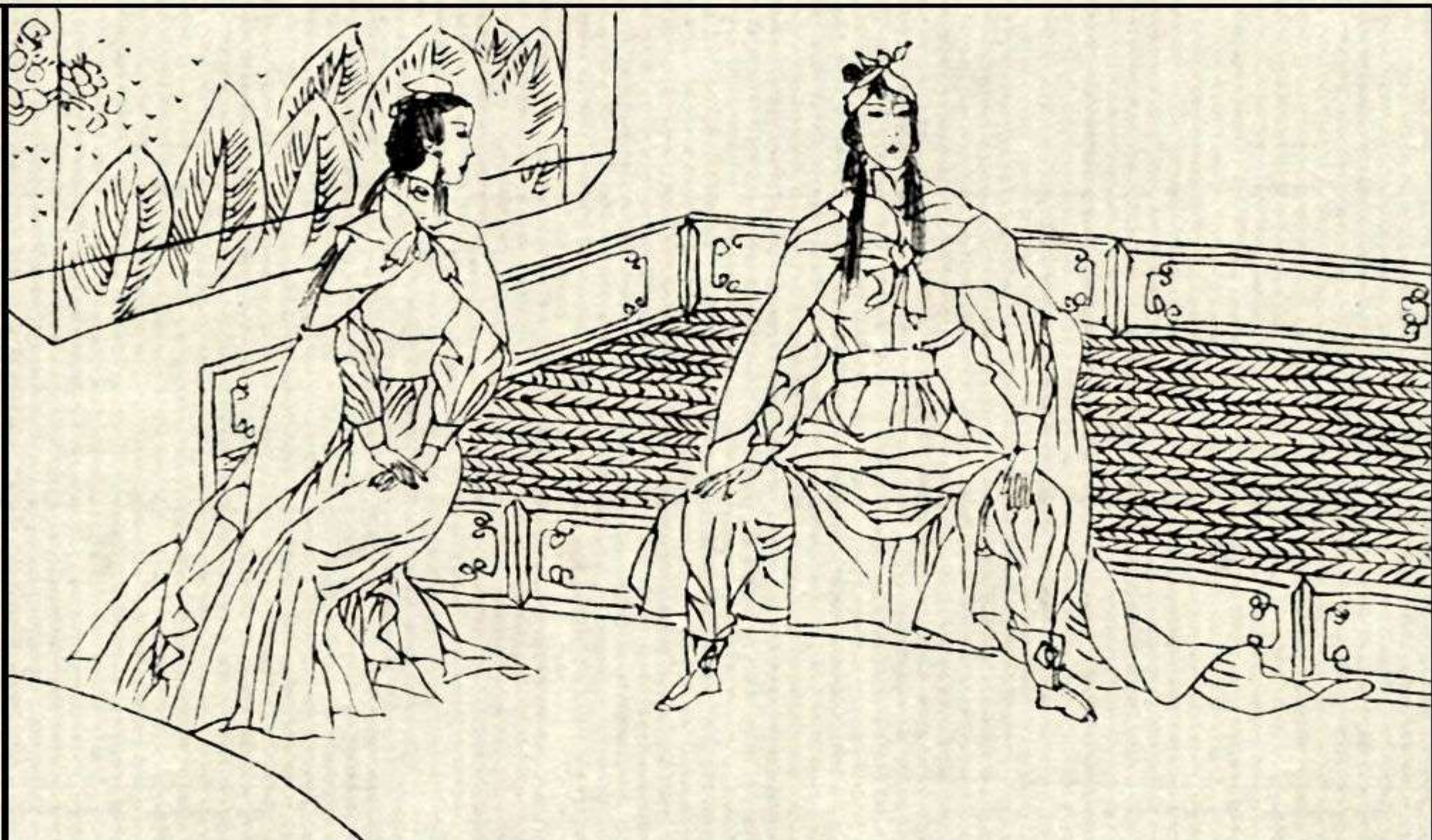
金轮法王暗暗骇异，知道这功夫全凭一口气，便又搭上一箭，朝郭靖背心射去。郭靖不幸中箭，眼见行将坠落，忽见杨过抓住墙头断绳飞身扑下，提住郭靖手臂，顺势如大鸟般飞腾起来，一下就跃到墙头上了。



蒙兵攻城不破，退后数十里，襄阳转危为安。次日，金轮法王派人送来战书，黄蓉见了大吃一惊，道：“襄阳城墙虽坚，却挡不住武林高手，你郭伯伯身受重伤，眼见敌人大举来袭，如何是好？”杨过欲言，小龙女忽向他横了一眼。



黄蓉顿起疑心，即将小龙女带到卧室，问道：“龙姑娘，你想杀我夫妇是不是？”这单刀直入的问话令小龙女一怔，半晌小龙女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也没有什么可说的，他……只有七日之命了。过儿甘愿自己死了，也不肯伤害仇人。”



黄蓉惊问：“什么是七日之命？”小龙女遂将绝情谷中之事说了出来，叙毕，道：“他即便杀了你们夫妇，也未必能赶回绝情谷，我要害你们什甚？我只是担心他……”黄蓉听罢其中许多曲折，才知杨过救郭靖实是一番侠义心肠。

神雕侠侣（4）

改编：文西早 绘画：绪经 明阳

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成都盐道街3号）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安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64印张16印数：1—24,000册1990年1月第一版1990年1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5410-0467-7/J·442

定价：（套装）5.80元